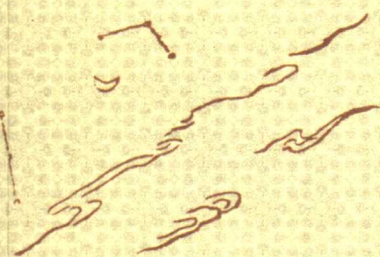


林庚
著

唐诗综论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

林庚 著

唐诗综论

22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50125667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诗综论/林庚著. —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6.7

ISBN 7-302-12302-0

I. 唐… II. 林… III. 唐诗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9320 号

出 版 者: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

<http://www.tup.com.cn> 邮 编:100084

社 总 机:010-62770175 客户服务:010-62776969

责任编辑:马庆洲

装帧设计:宁成春

印 装 者: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152×228 印张:18 插页:2 字数:13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302-12302-0/I·71

印 数:1~4000

定 价:28.00 元



林 庚 字静希，著名诗人、学者。原籍福建闽侯（今福州市），1910年2月生于北京，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，并留校任教。1937年后历任厦门大学、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。

1933年秋，林庚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《夜》。1934年以后，他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，共出版了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他》等七本诗集。作为学者，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唐诗、楚辞、文学史等方面，共出版著作十一部，其中《天问论笺》获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。他将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完美地统一起来，显示出诗人学者的独有特色。

林庚诗文集单行本

林庚诗集

中国文学史

林庚楚辞研究两种

诗人李白

中国文学简史

中国历代诗歌选（先秦至隋代）

中国历代诗歌选（唐五代）

唐诗综论

西游记漫话

林庚推荐唐诗

空间的驰想



林庚诗文集（精装本）

责任编辑：马庆洲

装帧设计：宁成春 范昊如

出版说明

林庚，字静希，原籍福建闽侯（今福州市），1910 年生于北京。1928 年，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，两年后，转入中文系。在校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，活跃于诗坛。1933 年毕业后，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，1941 年晋升教授。1947 年回京，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52 年，全国院系调整后，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，直至荣休。

林庚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人、学者。为了集中反映其创作及学术成果，清华大学出版社于 2005 年 2 月推出了九卷本《林庚诗文集》，可以说，林先生的主要著作已基本尽集于此。《林庚诗文集》的立项受到出版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，新闻出版署将其增列为“十五”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。该书出版面市后，也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然而，《林庚诗文集》毕竟是大部头的合集，对不少读者而言，购买一套颇不轻松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决定将《林庚诗文集》中的著作拆分，以单行本形式出版。

此次出版我们在各书的分合及名称上做了些许的技术处理，与《林庚诗文集》相比，具体变动如下：一、将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上编分为“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（先秦至隋代）和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（唐五代）两种。二、合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》和《天问论笺》为一册，更名为《林庚楚辞研究两种》。三、将《夜》、《春野与窗》、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

他》、《问路集》和《集外集》中的诗歌部分合为一编，定名为《林庚诗集》。四、《空间的驰想》原版为先生手迹之影印，收入合集时因版面需要改为排印，今复其旧，并拟以线装形式出版。

为了让广大读者更为充分地了解林先生著作的内涵和精神，我社特意约请了孙玉石、彭庆生、林东海、陈平原、张鸣、钟元凯、徐志啸等几位知名专家、学者，为每种著作撰写了“导读”，以便对年轻读者起到桥梁作用。在此，我们特致谢意！

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林庚先生的亲自指点，对各书的分合及定名，先生都给予了首肯。袁行霈先生自始至终关注着丛书的进展，给以大力指导，并慨然应允我们将其《燕园南 62 号——记恩师林庚》一文作为本套书的《总序》。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谢忱！

林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，而我们水平有限，编辑出版过程中，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疏漏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2006 年 3 月 30 日

总 序^{*}

袁行霈

燕南园 62 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，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，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，窗棂雕了花的，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，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。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，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，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，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。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，右转，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，那里东、南、西三面都是窗子。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，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。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：“蓝天为路，阳光满屋”。

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，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。但他喜欢平房，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，便换到 62 号来。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，春天，鲜花布满整个院子，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。

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，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。他喜欢体育，常看的是体育节目。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，第 26 届世乒赛期间，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，他的家成了演播厅。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，摆成一排排的。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，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，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。没有转播的时候，那些座位也不撤掉，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。就在这次

^{*} 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，原题为《燕南园 62 号——记恩师林庚》。今征得袁先生同意，作为本丛书总序。

比赛结束以后不久，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，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，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老师的眼神好，对球的感觉敏锐，处理球的手法细腻，会突然抖腕发力，改变球的方向，使我招架不住。他还喜欢唱歌，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，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。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，能唱到高音 C。大概是得益于唱歌，他原先的哮喘病，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。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，还画过一幅头腔图，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，灌向鼻腔和口腔，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。

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，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，进出这客厅，在那里向老师求教，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。其实我之留校任教，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，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，静希师还有钟芸师、一新师兄都去听课，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，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。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，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面对面坐着，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，一个玉雕的水盂，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，瓷的。在书房里，我们距离更近，谈话也更亲切。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，当然多的还是学问，屈原、李白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，以及外国的文学，不管甚么话题，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。有一次谈到孙悟空，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。有一次谈到水分，他说如果没有水分，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？《红楼梦》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“水葱”似的，这“水”字就很好！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上部，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，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。那年我才26岁，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。在选注过程中，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。他告诉我杜甫的《新安吏》一定要选，其中“肥男有母送，瘦男独伶俜。白水暮东流，青山犹哭声。莫自使眼

枯，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。”这几句写得特别好。特别是“眼枯即见骨”，很有震撼力。我仔细体会，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。他还告诉我，李白的《独漉篇》，别人都不选，我们要选。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，经老师指点，细细读了几遍，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，末尾四句：“罗帏舒卷，似有人开。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”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，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，非李白写不出的。又如，他说杜甫的那句“即从巴峡穿巫峡”，过去的解释不妥。三峡中的巴峡在下，巫峡在上，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？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，证明这首诗中的“巴峡”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，因为在巫山中间，所以又称巫峡。经老师这样一讲，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。

回想起来，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，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，一种鉴别的眼光；还教给我一种方法，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。搜寻我的记忆，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、厉言疾色，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。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，从不当面夸奖。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，他也从不说不说些别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。但我请他为我的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撰序的时候，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，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。在短短的篇幅内，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，并对我书中的内容，提要钩玄略加评论。其论述之精当，语言之隽永，口吻之亲切，气度之潇洒，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。

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，他常说：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，可惜我未能做到。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，要追求突破，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，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。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“盛唐气象”的坚持，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，遭到强烈的反对，但他

从未放弃，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。

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，并让我评论。我特别喜欢他 51 岁时写的那首《新秋之歌》，诗的开头说：

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
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
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
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

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。他鼓励年轻人飞翔，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。诗的结尾是这样的：

金色的网织成太阳
银色的网织成月亮
谁织成那蓝色的天
落在我那幼年心上
谁织成那蓝色的网
从摇篮就与人作伴
让生活的大海洋上
一滴露水也来歌唱

这样铿锵的韵律，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，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，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。八十年代前期，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，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，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，但他并不看重这些，他要用现代的语言，创造新的境界、新的格律、新的诗行。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：“你真该学习写新诗！”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。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，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句子来，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。

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，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，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，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

极致。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，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；他有童心，毫不世故；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，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。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《空间的驰想》，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。在这本书里，他推崇人的精神，歌颂精神的创造力，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“灰烬”埋葬，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。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，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。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、博大的胸襟，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，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，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。

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，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。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，其特色和价值，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，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，对静希师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与高度的评价。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，关于《天问》是楚国诗史的阐释；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，特别是关于“盛唐气象”的精彩发挥，以及关于李白“布衣感”的揭示；关于《西游记》文化内涵的新解，以及其他许多见解，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，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。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。他可贵的独特之处，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，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，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，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。他对《楚辞》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、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；他对“建安风骨”和“盛唐气象”的提倡，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，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。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，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，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，但仍处之泰然，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

来检验的。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，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，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。

静希师在燕南园 62 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。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，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，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！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，他不要我搀扶，自己昂首向前，步履安详，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。

他曾告诉我，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。他一辈子都昂着头，而昂着头的人，精神是不老的！

2004 年 9 月 25 日

导 读

林东海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诗国的高潮是唐诗，深入浅出而富于生气的唐诗，给后人以无尽的新鲜启示，并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。这是林庚先生对于唐诗的基本看法，也是他为什么特别喜欢并潜心研究唐诗的根本原因。《唐诗综论》是林先生数十年唐诗研究的主要成果，是有关唐诗研究文章的结集。文章分三组：唐诗高潮、唐诗远音和谈诗稿。后两组文章所谈诗篇和诗人，唐之前溯源《诗经》及屈原，唐之后涉及宋代词赋和苏轼，以此经之纬之，纵横交错，从而更凸显唐诗的立体形象。所以，本书虽是文章的组合，却有专著的效果。

林先生是诗人，又是学者，因而形成自己诗性学术的独特品格。在唐诗研究中，始终以诗歌创作为指归，意在“沟通新旧文学”，而“心在创作”，他说：“唐诗因此正如一切美好的古典艺术创作，它启发着历代一切的人们。”（《我为什么特别喜爱唐诗》）为什么而研究，决定怎么去研究，为了创作诗歌的借鉴，必然选择创作主体的视角。回顾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史，学者多数选择客观批评的视角，对文学的历史进行研究和评价；以创作主体的视角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并不多，所可举者，闻一多、朱自清二先贤曾经尝试过，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者，当推林庚先生。他的这部《唐诗综论》如同他的《中国文学简史》，都是选择这一视角，因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。选择创作主体的视角，自然要把握诗的文学本位，自然会贯彻诗的演进史观，自然常采用诗的感性笔法，

我们在阅读《唐诗综论》时，要特别注意这三个方面。

一、诗的文学本位

文学观念是随着时世的推移而改变的，即《文心雕龙》之所谓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。魏晋文学观念的变革，摆脱了经学的束缚，确立了诗文正宗；近代文学观念的更新，突破了正统的范畴，接纳了戏曲小说。这里所说的文学本位，自然是建立在这新的文学观念基础之上的。林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，特别重视这种文学本位，着力于文学自身内在规律的探索，而外部社会条件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则相对地加以弱化。在唐诗的研究中，对于唐诗之所以发达，一般都要提到诸如国家统一、经济繁荣、民族融合、大众喜爱、帝王提倡、科举赋诗等等外部条件，而林先生则不然，并不在历史条件方面花太多的功夫，而且像科举赋诗的作用，即便提到，也是极力加以否定。先生是位诗人，对于诗歌情有独钟，因而敏锐地发现，在这诗的国度里，诗成了整个文化的灵魂。他说：“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，语言中的根据，它无处不在，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去。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，因此才真正成为诗的国度。”（《漫谈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借鉴》）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论断。他以富于诗人个性的独特视角直切诗歌的文学本位，因而在创作主体中偏重于寒士诗人，在创作方法中偏重于浪漫主义，在作家流派中偏重于山水诗派和边塞诗派，在诗歌形式中偏重于语汇和格律。

林先生的唐诗研究，不同于一般批评者把目光投向诗歌所反映的具体社会现实，而是把握住创作主体的精神，提出了“少年精神”。唐代的创作主体是谁呢？是“寒士”。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作家大都属于“士”这一阶层，是中下层知识分子，出身寒微，生活困苦，通称为“寒士”。他说：“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代表着

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文学,也就是以士为代表,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。”(《中国文学简史·导言》)唐代正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,曾推行开明政治,是寒士积极进取扬眉吐气的时代,因而表现出一种“少年精神”。“少年精神”是积极的、进取的、“开朗的、解放的”,充满“青春的气息”、“乐观的奔放旋律”和“浪漫豪情”。李白是最富于“布衣感”的“寒士”,也是最富于“少年精神”的诗人,他“即便是悲愤,也不失其豪放,即便是失败,也不失为英雄”,“他以布衣取卿相的豪情,他对权贵的抨击和蔑视,都表现了这一集中的特征,因而也就将寒士文学推向了高潮”(《唐代四大诗人》)。盛唐诗人诗作类皆具有“少年精神”,即便是发牢骚的诗,也是乐观向上的,是对于权贵的蔑视;即便是写空寂的境界,“也流露着与宇宙息息相通的无限生意”。正是这种充满“少年精神”的诗人诗作,展现出“盛唐气象”。林先生与“汉魏风骨”对举,提出“盛唐气象”,认为“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”,是“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”,“蓬勃的朝气,青春的旋律,这就是‘盛唐气象’与‘盛唐之音’的本质”,李白诗歌是“盛唐气象的典型”(《盛唐气象》)。林先生就是这样,从寒士文学本位去把握唐诗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和时代风貌。

林先生认为叙事并非中国诗歌的主流,抒情才是中国诗歌的传统。他说:“上古的神话——故事的渊源——的佚亡,便加深了中国诗歌抒情的传统。”(《中国文学简史》)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,最适合于抒情,最能体现这一传统,所以林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浪漫主义作家,如对于屈原和李白的研究,就花费了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,晚年致力于《西游记》的研究,也因为它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。他说:“从屈原到李白,中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,从来是集中的表现了政治斗争的;爱国主义的精神,反抗权贵的品质,举贤授能的开明政治理想,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发展中诗歌的中心主题”。(《陈子昂与建安风骨——古代诗歌中的

浪漫主义传统》)又说:“李白的诗歌气质是浪漫的。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,是带着不可抑制的力量,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,这就是积极的乐观的浪漫主义”,“那丰富的想象,解放的个性,通俗而飞动的歌唱,青春与浪漫的气质,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。这些表现为太阳般鲜明的形象,感染了无数的人们,这就是属于李白的光辉的成就。”(《诗人李白》)一般人认为夸张是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,而林先生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通用的表现手法,并非浪漫主义所特有。他说:“如果说夸张与浪漫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缘分的话,那只能说夸张的手法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中,似乎可以尽情发挥到完全不合理的程度。这并不是由于夸张手法有什么特别之处,而是由于本质上浪漫主义乃是一种近于‘宏观’的创作方法;正如现实主义乃是一种近于‘微观’的创作方法;并由此自成不同的局面。”(《漫谈李白诗歌中的夸张》)在他看来,现实主义表现的是现实,是存在,是形而下的,近于“微观”,而浪漫主义表现的则是感情,是精神,是形而上的,近于“宏观”。在社会上强调典型说的现实主义理论,把许多诗人诗作装进现实主义大箩筐之时,林先生却根据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,更多地阐发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性,并肯定其积极意义,这也反映出他那不同流俗的学术品性。

林先生对异彩纷呈流派众多的唐代诗坛,尤其关注山水诗派和边塞诗派。山水景物之进入诗中,早在《诗经》时代就存在了,只不过那时常作为民歌的起兴,并没有构成一种独立的形象。魏晋六朝之后,诗中的山水景物,渐次削弱比兴的象征性,而取得相对独立的品格,并成为感情的载体,于是山水诗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这就是林先生所说的:“最初作为诗歌内容的起兴,之后形成更广泛的结合,最后在大量的作品中才出现一些单纯写山水景物的诗篇。而这些山水诗篇即使表面上并不直接道出具体的生活内容,实际上生活的气息,思想的背景,时代的精神面貌是宛然可见